

建康實錄

一

建康實錄

古逸叢書三編之九

建康實錄

中華書局影印

一九八四年據北京圖書

館藏北宋刻本原大影印



建康實錄叙



直隸許州



嵩



撰



司馬子長善叙事古稱良史然班固嫌其疎略是非頗謬於聖人言論數篇以為所蔽嵩述而不作竊思好古今質正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于陳末禎明三年而吳黃龍已前雖引漢曆二十餘年其實吳之首事及晉平吳太康之後三十餘載僅涉西晉之年洎瑯琊東遷太興即位元年始為東晉首年東晉一十一帝一百二年而禪于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禪于齊齊七帝二十四年而禪于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于陳陳五帝三十三年止隋開皇元年陳建首号梁之末年梁稱元年齊之季年齊初即

位宋之餘年則四家終始共用三年而吳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一年通西晉華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摠四百年間著東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實錄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詳簡文有機要不必備舉若土地山川城池宮苑當時制置或互興毀各明處所用存古跡其有異事別聞辭不相屬則皆注記以益見知使周覽而不煩約而無失者也



吳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  
其實建康宮三百二十一年

建康實錄卷第一



建康者本楚金陵邑秦改為秣陵吳改為建業晉愍帝諱業改為建康元帝即位稱建康宮五代仍之不改故其書舉南朝之事

吳太祖上



建康者古之金陵地案周禮牽牛娶女之野尚書禹

別九州曰淮海惟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州此則揚

州之分域

春秋元帝命包日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山又云厥土下濕而多生揚抑以爲名其地北據淮東距

海顏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惟金陵與洛下耳

昔周大王長子太伯與次弟

仲雍讓少弟季歷位俱奔江南百姓從而君之自號

勾吳太伯所築勾吳故城在梅里平墟今常州無錫

縣東三十里故吳城是也太伯卒無子百姓共立仲  
雍為君仲雍已下至周章四代皆君於吳武王剋紂  
因而封之故春秋時其地屬吳自周章已後十八代  
吳王夫差即位無道立二十三年當春秋魯哀公二  
十二年冬十一月為越王勾踐所滅其地乃屬越案  
周書元王四年即越王勾踐四年當春秋之末越既  
滅吳盡有江南之地

越王築城江上鎮今淮水一里半廢越城是也案越  
楚蠡所築城東南角近故城望國門橋西北即吳牙

門將軍陸機宅故機入晉作懷舊賦曰望東城之紆餘  
即此城在三井崗東南一里今瓦棺寺閣在崗東偏也勾踐後七代一百四

十三年越王無疆即位元年當周顯王三十六年越  
霸中國與齊楚爭強為楚威王所滅其地又屬楚乃  
因山立號置金陵邑也楚之金陵今石頭城是也或

去地接華陽金壇之陵故號金陵楚威王後一百一

十餘年當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滅楚無諸侯分天下

作三十六郡案秦本紀渭南河上中山川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碭郡泗水薛郡東郡鄆郡上谷魚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平原雲中大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蜀蜀郡巴三十六郡也以金陵為鄣郡於故鄣

屬今吳興郡浙江以東為會稽郡楚亡已後二十三年當

始皇三十六年始皇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云五百

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

至今呼為秦淮其淮本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入江寧東二源合自方

山埭西注大江其二源分派屈曲下類人功疑非秦始皇所開古老相傳方山西瀆江上三十三里是秦皇關又鑿石硤山而疏決此浦後人因名秦淮也乃改

金陵邑為秣陵縣秦之秣陵縣城即在今縣城東南

六十里秣陵橋東北故城是也秦乃罷周時諸侯置

郡縣宰守以秣陵屬郭郡漢武帝元封二年廢郭郡

置丹陽郡而秣陵縣不改始放虞舜置一十二州刺

史以領天下諸郡則虞書所謂咨十有二牧揚州是

其一焉自漢初置揚州治無定所案輿地志漢揚州初理廬陽後

錄為袁述所逼又徙曲阿也云云晉永嘉中王敦始為建康創立州城今江

寧縣城所置在其西偏其西即吳時治城東則運漕

吳大帝所開今西州橋水是也案晉書孝武太元末會稽王遣子

府因号此城為西州故傳云東府南是也橋通州城東南用因以為名焉王莽改丹陽為宣亭郡後漢初

還為丹陽郡郡治於苑陵統一十七縣而揚州因漢

不改所統六郡為九十二縣也案前漢初置丹陽郡郡治苑陵於

石城胡熟陵陽蕪胡縣溧陽末城丹陽歙縣等一十七縣後漢仍之不改州所領郡亦依舊焉

吳太祖上 太祖下 廢帝 景帝 後主

太祖大皇帝姓孫氏諱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也其  
先出自周武王母弟衛康叔之後武公子惠孫曾耳  
為衛上卿因以孫為氏春秋時孫武為吳王闔閭將  
因家于吳帝乃孫武之後也祖鍾父堅

案祥瑞志鍾家于吳  
春早夫父幼與母居

性至孝遭歲荒儉以種瓜自業忽有三年少子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二人曰此山  
下善可葬當出天子君望山下百步許預見其子可去即可葬處也鍾去三四十  
步便返顧見三人並成白鶴飛去鍾記之  
光恆雲氣五色二屬於天及堅母孕堅之時吳閭門以告鄰母母曰此夢  
安知非  
吉祥也  
堅生容兒奇異仕漢為破虜將軍長沙太守靈

帝末董卓作亂堅乃自長沙舉兵討卓破卓軍於陽  
夏長驅入洛修祭漢陵廟屯軍城南甄官井上見五  
色氣使人入井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方圓四寸上細五龍龍一

左右分散堂臺者投於井中其政者是漢後征劉表於荊州為江

夏太守黃祖伏兵船之於峴山兄子責於取喪還葬

曲阿收其衆歸表術於淮南案英雄記與此說不同云堅以平四年正月七日討劉表為表將已

公引兵緣山向堅堅尋山討公兵士下石中堅應時死別傳云堅攻荊州刺

史劉表使江夏太守黃祖拒於楚聲聞祖使將士伏射殺堅於峴山中二錄差

爾堅字文臺少為縣吏年十七祖父鍾並為經錢塘甌里遇海賊胡王劫南人

物於甌里岸上分之堅望之而感父曰彼可取因登岸遂指揮處分似部領番

走堅獨追一騎收財物而還堅生四子榮權翊序案志孫堅生三子

主仁即戲子榮時年十七父亡後往見廣陵人張紘諮世務事言雪先君之耻

於黃祖辭切意正涕泣橫流紘心奇之助成其事榮因委以母及諸弟徑往壽

春見表術垂涕而言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早與明使君同盟結好於南陽不

幸遇難動業不終榮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仗願明使君察其深誠術甚異之

以其父衆千人配焉表為漢折衝校尉使破廬江太守陸康時漢獻帝興平元

年也明年冬術以策為殄寇將軍初表術表榮舅吳景為丹陽太守及術據豫

春而揚州刺史劉繇走度江遂逐景奔歷陽策因諮術征繇領兵千餘騎數一

定賓客樂從者數百人興平二年十二月發自壽陽比至歷陽衆已五六千

於橫江大破劉繇牛渚營追敗繇於曲阿轉關千里郡縣歸伏遂東破嚴白虎  
於會稽白虎走義士許昭昭匿之程普請討昭曰自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  
此丈夫之志也遂捨昭引軍督東冶白虎降殺之少且官吏鎮於會稽破大史  
慙於涇口復任之以舅吳景復領丹陽太守南討豫章廬陵定之時表術將偕  
大號於江北策乃使張紘為書絕之自領會稽太守以張昭張紘等為腹心謀  
主遂調時節貢賦於漢曹操乃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策雖外見受官內懷  
三分之計及表術敗死其部曲將術家屬歸廬江太守劉勲策既定江東遂引  
兵與周瑜西渡襲皖城大破劉勲於廬江取表術乘輿百工器物而歸以李術  
為廬江太守守皖初荊州刺史劉表使黃祖子射來投劉勲策轉破射於西塞之  
水而追殺其將劉虎韓晞於沙羨縣還定豫章走華歆以從兄貢領豫章太守  
留貢弟輔將兵住南昌策謂貢曰僅芝自署廬陵太守兄今據豫章是扼其咽  
喉而守其門戶也但當伺其形便因今國議杖兵而進一舉可定矣策江表傳  
後孫資聞僅芝病即如策計引周瑜上巴丘外為形勢遂與其弟輔進廬陵而據之

時曹操既扼袁紹而不能

禁因與策為好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復為二章取策

從兄貢女為夫人建安五年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

射陽陰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於會稽圖取

策策密知之討登至丹陽聞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

渡將欲謀渡江迎獻帝初吳郡太守許貢見策英傑  
乃表策勇蓋天下驍雄似項羽請朝廷徵入不然必  
爲後患策微知使人遮得其表而召貢責之令武士  
絞殺及此兵屯江上因出獵馬駿去從騎遠爲貢客  
許昭伏刺之傷面時瑯琊道士干吉有道術往來吳  
中言事多驗諸將委策拜吉三分之二策惡之既至  
丹徒責其水旱事誅吉自後每獨坐常見吉在左右  
及許昭所傷治瘡方差策性剛取鏡照面見所傷瘡  
乃怒曰大丈夫將建功業而令面如此遂擲鏡大叫  
瘡裂而死時年二十六

案搜神記既殺干吉每照鏡見吉在言中  
顧而不見如是再三因擲鏡大叫瘡裂須

吏而以後事付弟權託長史張昭張紘輔佐之臨終顧

死也

張昭  
勸權  
八  
步軍  
舉事

謂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言終而卒權臨喪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

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名以成勲業方今天下鼎沸

豺狼滿道此寧哭時猶開門待盜未為仁也乃改權

服扶上馬使出巡行軍伍案江表記堅為下邳丞主權廣領大口

征伐每立奇謀策顧權謂是時吳始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

廬陵等郡深峻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雄布在州

郡賓客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權既

統事以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小牙將軍魯肅諸葛瑾

步騭陸遜為腹心賓客招延英俊而分部諸將鎮撫

山越討不從命使太史慈鎮海會稽當同秦呂蒙爲  
劇縣長建安六年春榮所置江太守李術聞榮死  
遂不從命乃與權書曰有德是歸無德見叛不應還  
權怒目征之梟首屠其城徙其遺民二萬人從東渡  
江八年以弟翊代吳景領丹陽太守九年大會僚屬  
以事誅沈友字子正吳人也弱冠好學博聞明瞻  
善文詞多有口辯時人以友筆妙舌妙刀妙三妙過人  
權至吳徵禮之共論王霸大略當世之務友性忠蹇  
立朝正色爲衆所毀權亦以終不爲己用故殺之  
十年春往椒丘使都尉賀齊討上饒分置建平縣是  
歲丹陽都督矯臨見郡丞戴良等與邊洪謀殺太守孫

翊翊妻徐密與翊親近孫高傳嬰等謀覽負伏刃殺之盡誅其黨以覽負首祭翊墓十一年建昌都尉太史慈卒 慈字子義東萊黃人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以先聞者善時州章已去郡守甚恐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選行懷郡章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給而取章因得毀之說吏與俱亡出城潛還通郡章慈由是知名既而避州隙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名義之饋其家問訊老母及黃巾賊圍孔融母急召慈還令救融慈單行徑至都昌伺隙入見融言老母感遇之意請以求外援無損府君之兵以却賊因而開城詭習馬射伺賊之懈便